

徜徉在时光里的古村镇

——读余源鹏新著有感

□ 余泽存

2014年,潮州市作协组织部分作者到龙湖古寨采风,我有幸参加。同年5月,又组织部分作者到饶平参观所城镇大城所古城,我作为本地作者,也忝列导游之行列,加入深访大城所早龙文化的来龙去脉及传播情况。同时,对大城所的形成及历史渊源作深入的了解。可是,这两处之采风,我却留无一字回应,主要原因是我对古村寨的思考还没有彻底深入,且更重要的是,怎样去诠释古村寨古村镇,不论从人文情怀、乡土情结、建筑结构还是文化传承,都不是简单的表述,而更需要的是要有历史的责任感与文化的归属感,同时结合现代人文的认识,通过传统文化及历史认识的融合,提升现代文明的精神高度。所以,因为觉得思想与笔力难以驾驭,我便把感受与感觉停留于心底,近十年而难以表述。

近日,《阅读时光里的古村镇》一书刚刚火热出炉,著者余源鹏便第一时间寄给我。我翻阅一下便停不下来,沉浸其中,徜徉于时光里的古村镇,流连忘返。不单为了了解风情、欣赏风景,同时也破解我心头迷障,指引我对古村古寨一定新的诠释。

《阅读时光里的古村镇》(下称《阅读》)以独特的视觉,从30个角度解读、品鉴煌煌中华的150个古村古镇。让人对古村镇的品鉴一下子开阔了思维及细节,对于翻开中华古村镇这本书的内涵及内容,仿佛间增加了很多品读的页面。

中国古村镇的艺术内涵丰富多样,主要体现在建筑艺术、景观艺术、民俗艺术和农业技术等方面。而《阅读》给我们细分,让我们便于从更细腻的角度去琢磨和梳理,以便于从各自的艺术性获得更多的体现。

古村镇的建筑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文化的代表。《阅读》一书从古村落中的民居、楼阁、古塔、祠堂、庙宇、戏台、碑廊、牌坊、桥梁等建筑形式的介绍,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和特点。这些建筑不仅在外观上精美绝伦,而且在建筑结构、空间布局、材料运用等方面也极具创意和艺术价值。

另外,古村镇的景观艺术也是其艺术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古村落通常选址在自然环境优美的地方,注重与自然和谐相处,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村落中的水系、山林、田野等元素,都经过精心的规划和设计,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景观画面。这一方式在《阅读》中归入《地形与规划》一章中,以俯瞰、仰观、交错、布局等眼光,对古村镇的观察融合,形成独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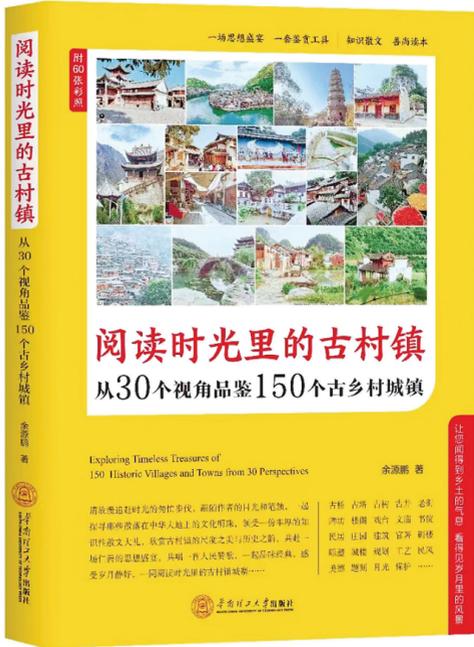
格局的破译。比喻书中在详述肇庆黎村,以巷道及房屋组成的八卦图,并且结合山岗的“百鸟朝凤图”而组成“百屋朝凤岗”的分析让人信服而深刻。

古村镇还蕴含了丰富的民俗艺术。民俗风情、婚嫁嫁娶、信仰崇拜、民间传说、神话故事、谚语歌谣、戏剧舞蹈、工艺制作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古村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民俗艺术不仅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为古村落增添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和特色。这些在《阅读》中以《古戏台》、《工艺品》、《老街》、《小吃》、《水果》等章节中一一展现出来。

古村镇展示或隐含的文化与艺术,需要有艺术家的眼光,才能立于现代环境下与古人对话,破解古村镇的原始密码。正如《阅读》中所言:“……主人将愿望和观念寄寓在作品中,工匠把他们的技艺和创意融进作品中,而作品更是跨越了千百年的风雨和变迁坚守到了今日,只要这些雕刻的作品还在,不论它们是完好还是残破,我们就有机会跟古代的工匠有所交流,就有机会跟建筑的主人进行对话。交流和对话的方式,就是我们对这些作品进行驻足观赏,或凝望,或近观,可从这些作品上主要的人物开始,加上其中的次要物件,去判断它们的名称,去理解它们的寓意……”

初读《阅读》这本书,以为是简单介绍古村镇的风景风貌,但深入其中,却是以古村镇为主线,导入文化主导,引发人们精神及境界的提升。古村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建筑风格、村落布局和传统手工艺等,都蕴含了世代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这些文化遗产不仅具有历史价值,更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使我们对先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有了直观的认识。通过游览和了解古村镇,游客能够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从而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古村镇所蕴含的传统文化与精神价值,对现代社会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古村镇的规划理念体现了人与自



然的和谐共生,对当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借鉴意义。此外,古村镇的宗族观念、孝道精神等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促进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也有着积极的作用。通过传承和弘扬这些传统文化,能够提升人们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

正因为这样,《阅读》的出版让普通大众对古村镇有一个认识的起点,让人们游览古村镇的同时从新的角度吸收古代灿烂的文明与艺术修养。“当历史尘埃落定之后,当游客纷至沓来之时,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像给古堡的地上建筑蒙上了一层黄土一样,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一些耐人寻味的谜团。任凭雨水冲刷,那经过岁月之手印刻在古堡上的黄土色是再也洗刷不掉了,却也是不应该被洗刷掉的!因为只要这层黄土色存在,历史就还在,文明便没有远去。我顿时明白了,谜团也许是解不开的,也是不需要解开的,因为谜团本身就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阅读》中这段文字,强烈叩击着我的心扉。欣赏古村镇,从欣赏这一角度,也许我们不用全面认识了解古村镇,不用破译出千年密码,只要我们心怀历史的厚重感、熏陶到生命进程追求的完美感,那就够了。

《阅读》一书的著者余源鹏,是一位年轻而有抱负的青年作家,近年出版有《千年宋井》、《江湖客情》、《行孝》等书。他精力充沛,目标坚定,以8年的时间,走遍万水千山,行遍祖国各地,寻踪访胜,游历各古村古镇,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求而抒写成文字,凝练成《阅读》这本书。

本书我更喜欢的《老街》、《月光》、《水》、《风》等篇章,我把这些当成优美的散文来赏读,同时,在赏读中得以思想的启迪。也许是我的偏好,我更喜欢把描述用以优美的文字、律动的语言及丰富的感情来抒写,正因如此,在阅读的愉快中,知识的养分如泉水般轻轻滋养着你。《阅读》一书中,有许多优美文字的叙述,如诗般的语言,限于篇幅,我不再引摘。

世间万物,品鉴与欣赏,各人有各人的角度,各人有各人的认识。关于《阅读》这本书,按在我看来,在对古村镇的记录中,有些偏于蜻蜓点水,漪涟只是轻荡,让人一晃而过的感觉,还有待更深的挖掘与细描。而对于古村镇的阐述及剖析,我更希望,以“时光里”为引,更深一层引带古村镇的历史环境与因素,增加古村镇的厚重感,那就更加完美了。

渔乡老味

□ 七迁

初来城里时,在市场常常听到鱼贩吆喝招客:快来买快来买,这些鱼都是“就涝”的!“就涝”这个词听起来又陌生又新鲜;听惯了,也就明白“就涝”就是“赶涝”,趁着“涝水(潮汐)”捕获的,够新鲜。以前,做为土生土长的渔乡人,只有“早涝”、“暗涝”的说法。“早涝”抓捕的鱼叫“早星鱼”,早星鱼除了鲜美,还没有杂味,肚子里没有泥土杂物干干净净的。“暗涝”抓捕的鱼叫“暗乌鱼”,暗乌鱼虽然也好吃,但这时候的鱼经过一天的觅食,肚子里都是饱饱的泥土杂物,如果清理不干净,吃起来就会有泥土杂味了。

“海鲜”一词的叫法应该是来源于城里的。早期的渔乡人整天以鱼为饭,鱼之鲜活是自然的,但没有海鲜之说。夏秋两季是鱼汛季节,以抓捕外海鱼群为主,而真正的“海鲜”来源还是在秋冬季节,以大小金门内的浅滩海域和南海围的内海为主。

渔乡有句俗语,“大涝金乖,小涝黄蓄”。可见这里盛产的海鲜有多丰富。“东风球”、“叠石球”外国的“北海碗”,“石狗头”、“笠港嘴”到“弓鞋石”的南里肚,这些从小渔村渔人的“饭碗”来。放线、手罾、车罾、放灶、“掠鸟”、插网等等讨海渔人无所不能的展示了渔乡人的精明智慧。这里不仅盛产着品种繁多的小杂鱼,运气好在海沟还能捕到珍稀的大鱼类。年轻时跟小机围网船出海,天未亮在笠港嘴就抓捕到一条26斤的大海鲈;有一次在大金门海沟还捕获一对珍稀的“红鲈”,总重51斤。更为奇巧的是,同队的一条渔船在围网的时候,启网机把网索拉上船,网头上居然缠绕上来一条大红鳗,足足卖了19斤多,当时在渔港码头都成了稀罕的热门话题。那时侯,城里人有句老话:爱吃好鱼马鳗,爱娶雅苏六娘!殊不知渔乡人有一种说法:卖田卖地,想吃红鲈鼻。可见在红鲈鱼面前,马蛟鳗鱼都是小弟弟!放在今天,就算美食家蔡老先生见到如此美味,都要吞口水了!

冬季的围网作业是一年当中最辛苦的,特别是在凛冽的寒风夹雨天气,海水冰冷透骨,海底都是一层厚厚的凝结霜粒,小杂鱼跟霜粒混在一起,渔网沉甸甸拉上来,经常夹缠着毒刺的小“虎仔鱼”,“一夯二虎三沙毛四金脚”,虎仔刺的毒素是出了名的;手掌基本被冻得僵硬麻木,一个不小心,被虎仔刺扎到,那种透心的疼痛感,想起来都让人打着寒战!

秋冬是内海盛产杂鱼的旺季,最肥美的就是乌鱼和“尖头”,偶尔也能抓到一两条偶算或者乌耳鳗,运气好还能抓到几只膏蟹;内海的膏蟹可是远近闻名的珍品!到了饭点,一锅子的鱼只需加点盐,不用其它配料,锅盖打开就是黄黄厚厚的一层鱼油,浓浓满满的香味,按老话说的“鲜香飘过三条巷”都毫不夸张;还有一种小扁鱼,成群结伙的,一网能捕上几百斤,这种小鱼肥嫩得连鱼头跟骨刺都软软的,糯糯绵绵的内香是渔乡人最喜欢的三餐美味,不用刮鳞去肚,老人小孩都能连头带刺一口吃下。

在夏秋交替时有一段杂鱼淡季,跟现在的禁渔期差不多。这个时候,“市中无鱼”是常态,市面上只有零零散散的一些小杂鱼,小油叶就成了饭桌上的热门了。渔乡人把小油叶叫做“鳃死狗”,一听就知道它骨刺的锋利坚硬,不过这小家伙跟影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熬汤!据说有城里的病人因为喝这种鱼汤把病给养好了,这事传开了,这锅鱼汤也成了城里的汤中贵族。现在一到早市,最抢手的就是这两个鱼中宝贝,鱼贩都争抢着把它们“交”给了城里人。

说到渔乡海鲜,离不了一种越来越少的野生珍品——“大石蚝”!渔乡有一句俗语:“冬节蚝仔,十五夜婆娘仔!”昔时渔乡风俗,农历正月十五元宵夜的游灯,都要打扮得漂漂亮亮去大庙祠堂“落灯棚”,这时候除了新娘,各家未出阁的闺女也都不甘落后,三五闺蜜相约结伴到灯棚脚跟跟游灯争俏斗艳。所以,冬节前后的蚝仔就跟元宵节的婆娘仔一样鲜美当时!这些蚝仔都是生长在海岸或者滩涂的石头上面,“大石蚝”的名字也因此而来,石蚝不大,如珠如粒;冬令季节,“大涝水”一到,渔乡人(多是女人)都成群结伴的“拍蚝”去。靠着灵巧的双手,一个“涝水”下来,连壳带肉多的都能拍到10来斤。

随着海上吊养的大面积开发,野生大石蚝已经在渔乡逐渐减少甚至消失,这道餐桌上的美味也只能偶尔留在渔乡人的记忆里!

日前回渔乡,想起老味,天刚亮去了老市场,有些萧条。以前在水关头的早市特别热闹,一大早街路两旁就熙熙攘攘摆满了各式鱼摊,后来整治环境,鱼摊就分散到各个市场了。老市场早上二指大的油叶衫,又买了两斤三指大的换米。渔乡人一般都按手指头多少论鱼的大小,或二指,或手巴掌。未了,见一位嫂子边上放了几小盒蚝仔,细看一问,正宗的大石蚝,海山那边过来的。就买了两盒,价钱比吊养的贵了不止一倍,想想也然,这蚝仔来的可不容易!

晚上熬了鱼汤,煎了蚝烙,这一餐,可谓渔乡地道的老味了!

绿植清供

□ 路来森

读书人风雅,伏案读书,举首,总还喜欢看到一点绿意,让一份儒雅的心,沾一点自然之气息。通俗一点,就是放置一两盆绿色植物;雅一点说,亦可谓“绿植清供”。

绿植多多,但作为书桌摆设,还是有所限制的:一是最好是四季常青,当然,应季而行,亦无不可;二是最好是小巧精致,太过庞大,一则放置不开,二则太过冲击眼目;三是所摆绿植,一定要耐阴,因为书桌上,多数时间是不能阳光普照的。

从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出,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案头摆设的是一盆文竹,借用作家王祥夫先生的话来说:“远远看去,确有几分烟云的意思。”

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案头,摆设的就是一盆文竹。以一篇圆形宜兴陶盆,栽植之,疏疏几株,高高低低,参差有风致。首先,我喜欢“文竹”二字,“文”,有文气;“竹”,有气节,很是合于文人的性情。再者,于盆内放置几粒鹅卵石,竹石相映,浮想联翩,凝视之,常常让我油然而生江南之思。

遗憾的是,这盆文竹,经年下来,越长越高,越长越长,竟然伸出了长长的藤蔓。于是,只好为之拉上一条长绳,引至窗口。最终,窗口,亦蓬蓬一绿,也觉得好。

案头摆放绿植,花盆,也应该讲究。我喜欢的有两种:一是紫色紫砂盆;二是青花瓷盆。前者,深沉、厚重,有质感,仿佛烟色苍茫中;后者,明净、清亮,“天青色等烟雨”,有一阵秋高气爽的透彻感。

曾经放置多年的一盆榕树盆景,花盆即是紫砂的。榕树生长缓慢,再加上不断修剪,树头总长不大,倒是那粗大的树根,盘龙一般,踞在紫砂盆中,茁壮可人。叶绿,盆红,相映生辉,在映衬中彼此强化了对方色彩的浓度和亮度,感觉真好。

有一段时间,我很想置一小型沙缸,于缸中栽植几株莲花,但终因考虑到莲花是强光植物,只好作罢。但此种想法,却是常常萦绕脑中,久久挥之不去。你想,若然莲花绽放,挺然案头,不仅馨香扑鼻,清韵幽雅,而且还每每让人生发一份“出污泥而不染”的形而上的遐思,岂不美哉?

于我而言,应季绿植,也是常常摆设的。如:秋天,摆一盆案头菊;冬天,摆一盆水仙花。这些绿植,多为开花绿植,花叶并赏,亦觉得美。更重要的是,这些应季绿植,总让你的案头,飘拂着季节的风。

作家王祥夫先生,特别喜欢于案头摆一盆菖蒲,他说:“唯有那种金钱菖蒲和虎须菖蒲却顶顶适合养在案头。”至于为什么“顶顶适合”,文中他并没有阐明,或许,他是喜欢菖蒲的那“碧绿的一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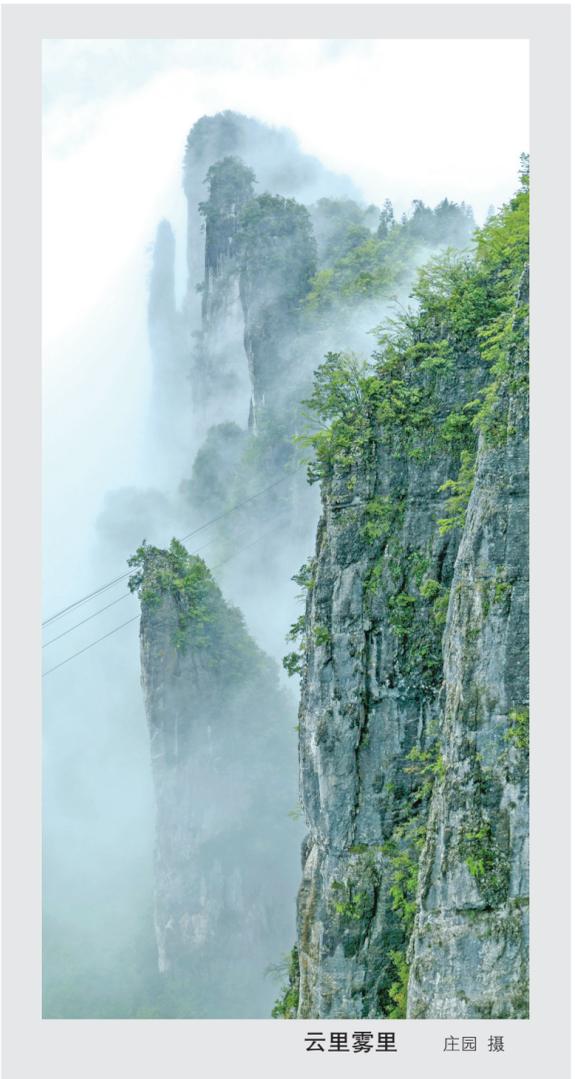
菖蒲,也是开花的,花叶并赏,案头养一盆菖蒲,不俗。

至于,为什么文人喜欢于案头养一点绿植,道理真是很难说。简单一点,就是绿植养眼,眼中常见绿色,更可爱悦性;复杂一点讲,案头置一盆绿植,可以打通人与自然的联系,让自然,永驻心中。

其实,我倒更赞赏知堂老人的一段话:“我们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看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

案头养一盆绿植,无大用,但它彰显的是文人生活的一份“精致”,一点“风雅”;亦可谓“无用”之用,或许,一位文人的精神风采,亦能略略彰显其中矣。

案头一点绿意,绿在案头,美在心中,雅在心头。



云雾里 庄园 摄

古人的冬闲

□ 卜庆萍

中国古代是传统的农耕社会,入冬以后,农事渐少,余闲时光增多,古人称这段时间为“冬闲”。让我们走进历史,看看古人冬闲时都怎么度过?

据资料记载,古人的冬闲其实并不是闲着不去做事,在没有农事的冬闲里,女性会学做女工,男性则习射练武,孩子们就选择冬学。

西汉班昭《女诫》曰:“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妇功”即女工,指女性要掌握做针线活儿的本事。唐宋尚宫《女论语·学作章》亦称:“凡为女子,须学女工。”做针线活儿称“妇功”、“女工”,还有“女工”、“女事”、“女红”等多种叫法,皆是指针线、纺织、刺绣、缝纫等女性做的手活儿。女工是持家过日子所必须的,如果针线活做不好,将来会影响家人生活,还会被鄙视看不起,因此《女论语》中还说:“针线粗率,为人所攻。嫁为人妇,耻辱门风。”会做针线活儿是古代女性的一门必备手艺,也是做女人的基本功,到了冬闲时节,不再忙于农事,正是学做女工的最佳时光,古时女孩子可以坐下来,跟着母亲、姐姐们一起做针线活儿。

冬闲时古代女性习女工,男性则“习射练武”。古代凡学生必须掌握六种基本才能,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通称“射礼”,是一种射箭技术,包括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等五种射法。《礼记·射义》称:“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谓之礼乐也。”在中国古代,“射”是一种男人应掌握的技能,系一种“武德”。先秦时,各诸侯国对民间善射者都会给予奖励。《墨子·尚贤》中记载:“欲众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就是说,要使国家善于射御之人增多,就必须让善射的人富裕,使他们显贵,尊敬他们,赞誉他们。在这种政策背景下,民间更

热衷于利用冬闲时间习射。到了西汉,由于“兵农合一”,朝廷更加鼓励民间冬闲时习射,以“教民以应敌”。唐朝开考“武举”科,武功好也能中举当官,更刺激了民间的冬闲习射热。《旧唐书·职官制二》曰:“居常则习射。”两宋时期,民间则出现了“弓箭社”、“忠义巡社”等结社组织,其特点是农忙时忙农事,冬闲时便于“庄井附近便处”、“教习武艺”。明清时兴盛的武术,就是在宋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明朝起,习武便成为冬闲一景,还出现了一批指导习武的专业书籍,如明程宗猷便著有《耕余剩技》。

冬闲时,古代孩子们则要上“冬学”。《新元史》载:“农隙使子弟入学。”“儿童冬学闹比邻,握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南宋陆游《秋日郊居》诗,也提到孩子冬学之事。但冬学与正规的学校教育不同,它是利用冬闲时间组织起来的短期学习班,目的是启蒙教化。在古代,能进入正规学校读书者少之又少,短期的冬学解决了古代孩子们渴望上学的受教育问题。如元朝时的社学,还会刻孔子画像,令学员祀之,然后进行学习,这种“社学”就是孩子的冬学。由于教师多系粗识文字之人,元朝廷要求州县学官负责对各地教师进行培训,规范其文字读音和知识,以“音义归一,不致讹舛,庶免传习误差”。

经过元末长期战争,各地社学早已停办,明朝朱元璋始命复设社学,但仍有不少地方的社学未能恢复,明英宗时,社学教育被纳入提学官的管理职责内。但古人是否选择参加冬学,也要看自愿,并不强求。成化元年,朝廷曾“令民间子弟愿入社学者听,其欲不愿者勿强”。冬夏至,到历史的河流里搜寻古人的冬闲文化,赏阅一下冬闲的有关历史和知识,顿觉我国几千年的博远和厚重。